



# 第一章

## 1

但捍卫前者的，被社会以尊敬的方式铭记，而否定前者的，最终被社会唾弃或者以唾弃的方式铭记。

——倪胜奇

倪亮：你可要比余杰的情绪还要激动。

倪胜奇：我说余杰所遭受的折磨是残酷的，非人性的，反道义的。

倪亮：他是在北京被捕的？因为他写的书？

倪胜奇：对，主要是《中国影帝温 XX》

倪亮：你回家有没有问 64 时父母在干什么？

倪胜奇：没有，你问了吗？

倪亮：我问了，他们当时都没有上北京。我们这里地方比较小，闹得不是很厉害，但我有一个伯伯的朋友，在清华读书，因为参加运动，被发配到小的实市里来，后来做到副区长一直做不上去，因为他的档案里有这么一笔，叫做反革命。这样非常可惜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倪胜奇：谭老师让我管住自己的好奇心和义愤心。

倪亮：老师这是为你好。

倪胜奇：我当然知道。

倪亮：父辈们都关心我们，让我们小心点。而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愤青过来的。

倪胜奇：不，不要盲目戴帽子，什么叫愤青，我们愤怒吗？我们为什么愤怒？

倪亮：就是相对比较激愤。

倪胜奇：当理性成为愤怒，不正常成为正常，我们这个民族便无希望可言。

倪亮：妈的，这也算戴帽子吗？

倪胜奇：我所做的就是追求真理、捍卫常识。也得戴上愤青的帽子吗？

倪亮：或许你可以算作理性，但谁说不是是一种胆小奴化教育的结果呢？愤青有什么不好？为国家、民族激愤不是青年应有的姿态吗？

倪胜奇：愤青这个名头，听起来不要好吧。应当说是有激情，而不应当说是“激愤”。愤，本就有种恨的成分在里面，而我们，应当以爱去包容、去批评。

**倪亮：**咬文嚼字，夹杂基督教教义。大丈夫当敢爱敢恨。

**倪胜奇：**咬文嚼字，现在看来是必要的，我们须要把需要说清楚的东西说清楚。事实上不仅是基督教，佛教中的普度众生，伊斯兰教的敬主爱人、儒教中的仁者爱人，我都有所看见，不要把我仅仅当做一个基督徒。

**倪亮：**存爱去恨，我做不到。

**倪胜奇：**你恨谁？

**倪亮：**恨刽子手，恨蒙蔽我们的人。

**倪胜奇：**（点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想我们的人生是需要底色的，鲁迅就是这样有底色的人。他以爱为底色，尽管他的文字是冷酷、黑色甚至阴暗的。【注：参考钱理群：给余杰的一封信（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

**倪亮：**我不同意鲁迅的底色是爱，我认为是绝望。

**倪胜奇：**他有绝望过，但从未被绝望打倒。我倒认为，海子是被绝望“打倒”的人。

**倪亮：**他没有倒，不代表他不再绝望，就像普罗米修斯，永受折磨。【注：参考埃斯库罗斯《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倪亮：**内心深处的黑暗我们无从窥得。

**倪胜奇：**但我却能理解。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这种形式的折磨是时段性的，而不是持续性质的。也就是说，突然某个时刻，我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困扰，但可能又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又让我走出来，重现获得继续生存、继续奋斗的渴望。诗人的情绪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海子没有过了那一关，如果过了那一关我觉得他是有继续生存的可能性的。【注：参考倪胜奇《从海子谈起》】所以，我认同钱理群老先生说的：鲁迅是有做人的“底色”的。

**倪亮：**说的不错，你爱什么？

**倪胜奇：**我爱智慧，爱美，爱真理。爱人类，爱动物，爱花草。爱和平，爱正义，爱公平。

**倪亮：**你怎么培养起自己的爱？

**倪胜奇：**天性。

**倪胜奇：**难道你的本质是恨吗？我不这么认为。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我们不能总活在仇恨之中。

**倪亮：**人性有恶的一面。

**倪胜奇：**的确，人性有善、有恶，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我们相信人性有向善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价值诉求。【注：参考倪胜奇《何去何从》】

**倪亮：**什么让你产生这样的价值诉求？

**倪胜奇：**难道你希望人性都向善的方向发展？真、善、美，不应该是我们人

类所应去追求的普适性的东西吗？我觉得你也有这样的价值诉求吧。

**倪亮：**所以你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吗？

**倪胜奇：**不，这是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两者杂糅交战的场地。但捍卫前者的，被社会以尊敬的方式铭记，而否定前者的，最终被社会唾弃或者以唾弃的方式铭记。

## 2

**因为你见识到了恶，你才会仇恨恶。从此，对立的，你才会向往善。**

——倪亮

**倪亮：**那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受高等教育，有很高地位，或很多财富的人会被一些东西蒙蔽了良知呢？

**倪胜奇：**为什么他们不会被蒙蔽良知？高教育、高地位、高财富和有良知有必然关联吗？有良知不属于高教育，不属于高地位，也不属于高财富。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有良知，也都应该有良知。只不过我们表述、感受良知存在的方式不一样，在底层农民可能是朴素的“老天爷”，在信宗教的人那里可能成为了“神”。

**倪亮：**是的。但是不可否认你所受的教育对于你自身的反省、进化具有很大的作用。你不可能否认教育的作用。况且人的天性是自私的。

**倪胜奇：**教育当然重要，但你能说部分受着高等教育、却花天酒地，过着较奢靡生活的大学生，比扶起小悦悦的老婆婆更有良知吗？【注：参考倪胜奇《何去何从》】

**倪亮：**教育不是指学校里的教育，而是一种人生经历，可以是父母的训导、朋友之间的探讨，也可以是你旅行中学习到的东西。

**倪胜奇：**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民，难道他们所受的“教育”会比我们少吗？我想，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很丰富的吧？

**倪亮：**我认为人的天性的恶的，所以我对于“为什么后天人灵魂中会出现自我净化，站在有良知这一边对自己进行批判”这一倾向的出现，感到很好奇。

**倪胜奇：**所以我认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走了极端，我取其中道。

**倪亮：**教育也有比较高效和比较低效的区别，如果都是按照你那样说，那我们还来读大学干什么？

**倪胜奇：**你一直在把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极端化。当然，有经历固然是好，我并没有说读大学不好啊。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当今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是怎么样的。

**倪亮：**西财培养出来的人再不好、再功利，大多数还是要比刚高中毕业就去打工的人要踏实。

**倪胜奇：**踏实？踏实吗？你指的是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安稳的生活吧？

**倪亮：**也就是说，大学生，总比那些所谓的“杀马特”更踏实一点。否则他们也不足以进入大学。

**倪胜奇：**“杀马特”现象是怎么造成的，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你觉得那些后来成为“杀马特”的那些人，幼年时受到的是怎样的教育，他们的生存环境是怎么样的？你觉得我们之前去过的贵州那所小学会出多少“杀马特”？

**倪亮：**你所理想的大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只有在高等的学校、一流的院校才可以实行。

**倪胜奇：**的确，我觉得现在的大学教育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

**倪亮：**愿闻其详。

**倪胜奇：**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学到了多少？像我这样最后分数算比较高的学生，我仍然疑惑。像那些期末才开始预习、叫喊着“渣”又心安理得的人，他们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识性的东西？

**倪亮：**你走极端了。

**倪胜奇：**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推行教育的公平，不让某些人生下来就注定成为“贵族”，成为“杀马特”。但可惜的是现行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在逃离体制后，根本不想回过头去和体制抗争，导致了体制的持续恶化。

**倪亮：**如果一个贵州农村的孩子生在一个较普通的家庭，而不是一个贫困家庭，上了西南财经大学，难道你就认为他会非常非常好吗？他做的应该也不会比我们大部分同学好多少吧。

**倪胜奇：**所以，恰恰证明你的一个论点：“大学生，总比那些所谓的“杀马特”更踏实一点。”是错误的吗？所以，上不上大学，和有没有良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道德上的，我不认为两者有必然的关联。

**倪亮：**完全分开是没有意思的，这不是一种歧视，是一种客观事实。高等教育，就算学生在大学里面混，但是高等教育的氛围，老师的言传身教，都会对他们的良知产生影响。

**倪胜奇：**不同方面的问题总要分开来看，就像我们不能总把一个篮球运动员和一个足球运动员放在一起比较。

**倪亮：**无所谓绝对的分开，因为有结果，就会有原因。而我认为，大学教育，正是你良知形成的，一个占比较大比重的一个原因。

**倪亮：**西财里的大部分同学，的确比较浮躁，参加活动比较多，学的东西较少。但他们认为他们是学到了，你为什么要用自己所学到的、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他们所看重有价值的东西呢？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哲学，为什么不能被理解？

**倪胜奇：**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哲学，我当然可以理解，这属于个人兴趣。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关注个人、民族，以及整个人类共同的生存状况及命运。

【注：当时的表意和所想出现偏差，想说的是每个大学生，作为各种资源倾向的时代宠儿，而不是每个人。】

**倪亮：**你如果去打工者那里拜访的话，他们，我猜测，应当不会非常关心民族、人类命运。

**倪胜奇：**难道我去打工，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良知，没有道德的人了？

**倪亮：**你又在绝对化我的命题，我说的只是一个原因，一个原因。

**倪亮：**因为你见识到了恶，你才会仇恨恶。从此，对立的，你会向往善。比如说，你通过大学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渠道，见识到了文革的血腥，你才会向往中国的和平，中国的文明，中共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

**倪胜奇：**马加爵也去读了大学，他也看到了人间很多的恶，可惜的是这些恶没有能让他走向善。【注：参考倪胜奇《马加爵：社会与个人的两种扭曲》】

**倪亮：**不要举极端的例子。

**倪胜奇：**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所看的某些人是所作所为，大学没有培养出所谓的良知，相反的是，他们以后极可能成为社会的败类。我的一个在大学里研究文学的朋友告诉我，晚上休息的时候，室友打游戏，打水，开门关门就像红卫兵一样。事实上，文革，就离我们只有半小时之远。【注：参考赵宗彪《我们距二次文革就一个小时》】

**倪亮：**就像红卫兵一样是什么意思？

**倪胜奇：**兵，吟，兵，啷。

**倪亮：**是他干扰你休息，所以你就把他定性为文革行为吗？

**倪胜奇：**不，不。如果你长期观察那些人的生活状态，相信你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不关心他人，自己不愿意遭受的事情，却常常施加在别人身上，这才是可怕之处。

**倪亮：**不然，我有一个朋友，我十次看见他，大概九次他都在电脑面前，但是我从不认为他会成为社会的败类。

**倪亮：**我认为我们都还是孩子，不需要这样过度的定性别人。

**倪胜奇：**是的，这里面的确存在着我大胆的猜测，这是建立在我不可靠的直觉基础之上的。

**倪亮：**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啊。嗯，我们不是生活在鲁迅的年代，我认为你这样看待一个孩子，过于残忍，你生命的底色在哪里？呼唤你的爱出来。

**倪胜奇：**现在的确不再是鲁迅那个年代了。鲁迅那个时代是不是生，就是死

的大时代。而现在，是郭敬明笔下的小时代。我以较为宽容的方式对待这一切，而没有采取更加直接暴力的方式，这就是我的爱。【注：参考许纪霖《在小时代，理想主义如何可能？》】

**倪亮：**你错了，这不是爱，也不是真正的宽恕。你只是在强迫自己，在容忍。当你心里的积怨爆发到顶点时，你非常可怕。你没有将爱活在生命里，只是活到了行为里。所以我认为你比我激愤，在很多问题上，你的观点、你的评断，都要比我精刻犀利。你，更像一个青年。

**倪胜奇：**那你觉得出于爱的生命，我们应当怎么做？我有个朋友跟我诉苦，白天上课觉得很累，晚上想早点休息，但室友打打闹闹，唱歌聊天，和她们说了依旧我行我素，半夜熄灯了还要和男朋友打半小时电话，她问我该怎么办。我，无言以对。

倪亮：……

### 3

多数人“对考试的恨，对高分的爱”，岂不是类似的吗？

——倪胜奇

**倪亮：**我对中国教育，其实不是有非常大的批判。

**倪胜奇：**我对中国教育倒是有较为强烈的批判。

**倪亮：**因为我们都是失败品吧。你认为西财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是失败品呢？

**倪胜奇：**的确，就世俗的眼光来看，在高考面前，我是一个失败品，但和二本、三本的比起来，我又是个相对的成功品。所以我对老师也是这么说，对自己也是这么说，不管我是成功品也好，是失败品也好，对不合理的体制，就要进行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反思、批判和改造。

**倪亮：**而且我认为，你看一看你身边的同学，他们难道全部都是失败的吗？他们成功，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在他们自己的思维里，不和我们同一条路。但这也是中国教育的产品，我并不认同中国教育产出的学生都是一个模子。我认为，我们还是很多元化的。所以，中国教育并没有完全压抑人性的发展。教育，是压抑不了人性的发展的。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的危害，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倪胜奇：**中国教育产品的多元化，并不是教育产生的结果，而是人本身性格的多元化导致了人的多元化。多数人“对考试的恨，对高分的爱”，岂不是类似的吗？教育怎么就压抑不了人性呢？纳粹时期的德国，民众被一种特殊形式的教

育洗脑，他们才得以成为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而这恰恰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但危害肯定是存在的，如果说有毒素，为什么不把毒素挤出来？如果说有问题，为什么不把问题解决掉？

**倪亮：**美国难道就没有对“对高分的爱，对考试的恨”了吗，这种情况只要有学校的情况应该都会存在吧？

**倪胜奇：**看来你对各国教育体制还不够了解。芬兰这个国家教育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不排名”，而且我顺便查了他们的全球幸福指数，基本是排在全球前三的。我特别推荐你去了解一下芬兰的教育理念。中国可以培养的出能力很强的人才，但人们普遍觉得不幸福，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物质世界相对充裕了，但人们开始变得焦虑，都好像缺了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呢？【注：前一阵子，我看了有关芬兰教育的一些文章，形容“芬兰教育是全球最均衡、学生成绩落差最小的教育体制。芬兰中学生被“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评价为整体表现全球第一。芬兰的高等教育，几乎被每一届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最佳”。参考：陈之华《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徐琛《国内精英教育“拿人比人”，芬兰师生及学校统统“不排名”》、《芬兰教育的启示》】

**倪亮：**我觉得你的这一番话说得太天真了，“从来不排名”和“国民幸福感”居然联系起来，我就认为：“从来不排名”是不理智的。

**倪胜奇：**但可惜的是，他们不仅做到了，还做成功了。奇怪的是，虽然不排名，他们学生的知识却掌握地非常好，这又是为什么呢？

**倪亮：**你凭什么说他们学得比较好呢？

**倪胜奇：**芬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需要大量人才的支持，他们现在经济状况，说明他们培养的人才是足够优秀的。而中国目前的高速发展，更多地是靠着国家权力，政府的大量介入推动，而中国的许多高端人才正在流失海外，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担心的现象。【注：芬兰是一个以高新技术和发达信息社会而闻名于世的国家，2003—2005年连续3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2006—2007年度排名第二。2007年，被欧盟智库里斯本委员会评为“欧盟最具竞争力的国家”。2012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名列第一，为最清廉国家，2013年人均GDP46238美元，全球14位。】

**倪亮：**芬兰的国家太小。中国一个市，实施芬兰的制度也许还有可能，但一个省，实施芬兰的制度就会有很大的麻烦。而且，如果某个市实行这种制度，而其他市不实行，又会产生一种被你批判的很厉害的——“不公平”的弊端。

**倪亮：**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是不是很多？难道美国的考试就不排名吗？难道他们就不分ABCD等吗？

**倪胜奇：**我只是针对你所说“只要有学校就会有“对高分的爱”和“对考试的恨””这一命题举出一个例子来。美国当然分ABCD等，但他们的学生、企业、



社会有如此重视成绩吗？事实上，美国人真的有这么注重成绩吗？我觉得，不是。他们的学习更多以挖掘天性，发现兴趣为主要目标。【注：参考张清一《美国大学的教育目标是什么？我们要让孩子学习什么？》，我个人并不认同文中的一小部分观点，逻辑不够严密，但文章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最基本的一句话：“这就是美国大学的奥秘：让学生学会思考，耶鲁哈佛教给学生的不是知识，应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教育——思维和价值观的教育。”不知道“今日学堂”能否培养出中国未来的领袖!？】

**倪亮：**芬兰的例子，如果你只是针对我之前的那个命题，你也许是举对了。但是，就拿整个国家来说，你也不得不承认芬兰的例子不适合应用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那么我们的国家，我认为教育制度做大的变更，并没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倪胜奇：**对，我的老师曾问我：“如果国家取消高考，你有更好的制度来代替吗？”我回答不出。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从高考中走过来，觉得不对头的学生当思考的问题。

**倪亮：**美国人肯定注重成绩，这可以推理：一个国家、社会，上量人才的标准，自然要根据他在学校里的表现，而学校里表现很注重的就是一个官方的资料，那就是成绩。

**倪胜奇：**（笑）恐怕你已经被中国的奴化教育“洗脑”了吧。美国大学选拔机制，笔试的是要有高中成绩单、SAT 分数（仅仅作为一个门槛），其余的有申请表、推荐信五、个人声明或者散文（Personal Essay，最重要的一部分）、面试。“成绩”真的只占考核标准很小的一部分。

**倪亮：**第一：在中国，这样很不现实。第二：我要说：虽然现在，中国这样的教育很僵硬，但是他的确培养出来了人才。为什么要以诺奖获得者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才标准？国家经济建设难道不是靠国家培养出大批的经济人才吗？

**倪胜奇：**我可从来没提出以诺奖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的水平。恰恰是你，提出了以美国，作为我们对比的对象。

**倪亮：**功利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好？对于中国教育的结果，对于它教育出来的学生，我比较满意，这是我的态度。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纠结在钱学森之间呢？

**倪胜奇：**我从来没纠结于“钱学森之问”，但是中国在培养人才，在为谁培养人才，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中国的经济奇迹到底能维持多久？这都是我们要思考，要怀疑的问题。

**倪亮：**那你认为，你理想中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之怎么样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改变，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很难大动的吧。

**倪胜奇：**我不觉得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多大的关联，中共同样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教育制度，使受教育者组成一个较开明、理性的社会吧。在我的思考中，现在的教育理念和我们的民族特性可能会有些关系。

**倪亮：**我不认为没关联，教育意味着不能欺骗，可是，如果教育不欺骗，政治会受到伤害。

**倪胜奇：**教育意味着不能欺骗，那日本的教育是不是充满了欺骗？他们的经济很好，照你所说“国家经济建设难道不是靠国家培养出大批的经济人才吗”，那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你满意吗？

**倪亮：**日本的高端教育并没有欺骗，我在谢不谦的博客中看到，日本研究生院旁边的书店的书对中日的这段历史直言不讳，并没有半分不实的东西。就像钓鱼岛问题，日本学者也有写书支持中国的。

**倪胜奇：**安倍敢贸然参拜靖国神社，必然是符合了较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即便高端教育给出了真相，但我们很难保证在低端教育时接受篡改了的历史会不会对日本民众造成很难逆转的历史观。日本的大多知识分子为何噤声？一方面战后过度依赖美国，一方面所受欺骗的教育，导致丧失了自己独立性吧。【注：我认为在真相受到扭曲，正义遭受打压，首先应该站出来反省、呐喊的应该是日本的知识精英，反省的日本知识分子当然有，但那是少数。参考乐际《日本知识精英为何失去独立思考》】

#### 4

也许 150 个人中间 100 个人看到老奶奶都不会扶，但我不认为他们就没有做人的底色。他们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工作，不随意地伤害别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老实地挣钱，这，就是做人的底色。

——倪亮

**倪亮：**中国的经济建设能走多远，并不是培养出来几个哲学家，几个诗人，几个有人文素养的学生就能够解决的。我认为，培养出功利主义者没有错。

**倪胜奇：**所以，你一直没有完全理解我的人才观点。“人文素养”这些东西是给他们的人生做底色的，他们也必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扎实的知识基础。该做电气的就做电气，该做管道的就做管道，该做材料的就做材料，个人在各个领域发挥其所长，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哲学家和诗人。

**倪亮：**你说的这些难道我们现在的学生没有做到吗？难道该做管道的没有学管道？该学医的没有学医？该做工程的就没有画图了吗？

**倪胜奇：**你只理解了我的后面一层意思。他们把该学的学了之后，那层“做

人的底色”呢？做事当然会做了，但做人呢？如果照你所说，他们更多学的是功利之术，厚黑之术。对于功利的人来说，路边跌倒的老奶奶，被车压过的小女孩，去帮助他们对自己实在是没有利益，而且是有危险的，他们的选择显然是不会去做，你希望社会变成一个冷漠的社会吗？【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功利并非伦理学中所讲的功利主义，更接近钱理群先生形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参考：胡印斌《大学的理想从何处开始迷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

**倪亮：**就经济学来说，我觉得西财的学生也是学的可以的了。

**倪胜奇：**仅仅学经济学，对西财学生以后工作的直接帮助大吗？不，我身边有很多人做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基本没什么关系，他们工作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学习能力，而这种学习能力，更多是在高考这一过程中被培养出来了，那么大学他们干了什么？多数人会用荒废、浪费来形容吧。【注：这里，我主要是指学术方面的，大学当然还有与人的交往，青春的故事是比较宝贵的，“多数”一词也应该改为“不少”。】

**倪亮：**没有吧，怎么叫多数形容都是荒废、浪费？你说的做人的底色到底是什么？就拿西南财经大学的经管院来说，你觉得150个人中间，你比哪个人更具有做人的底色？也许150个人中间100个人看到老奶奶都不会扶，但我不认为他们就没有做人的底色。他们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工作，不随意地伤害别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在地挣钱，这，就是做人的底色。

**倪胜奇：**那么好，你也承认了做人的底色。这里有个关键的一点，不随意伤害他人，老实实在挣钱，但如果伤害他人和挣自己的钱产生矛盾了呢？这时，一个功利者考虑的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想必他会选择以伤害他人为代价而来赚取更多的钱，这，正是功利，或者说利己主义的可怕之处。【注：参考倪胜奇《小议信仰与食品安全》】

**倪亮：**我可以这样大胆地揣测，如果把他们放在你所说的芬兰的教育体制、美国的教育体制下，他们会不会也会荒废、浪费呢？

**倪胜奇：**我大胆地回复你，估计不会吧。如果他自幼年就是在一种较先进的教育理念下受教育的话。

**倪亮：**继续说底色的问题。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也有很多人承认他是功利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功利主义者不代表会伤害他人。我们可能没有爱心，因为爱心是你强加上的东西。我认为，底色，就是到不伤害为止，并不需要对别人有额外的爱，对陌生人有额外的帮助。这，是人性。

**倪胜奇：**这，也就是你所谓的人性。如果我们把这种“功利”推向全社会，全世界，这将是一种冷酷的社会，一个残忍的世界。所以，我们追求光明，追求温暖，这也是我，坚信人性有向善可能性的原因，也是我，痛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原因。逃税可不可以赚钱，伤不伤害他人？做假账可不可以赚钱，伤不伤害

他人？可以赚钱，又不伤害他人，那么，一个“功利”的人，显然会做出逃税，做假账等等，远离于道德，隐藏于法律之下的“卑鄙”勾当。整个社会会陷入信任危机，将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也正是我们接触到社会的某一面。爱心，为什么一定是我所强加给别人的东西？爱心，也许是一部分人内心自然而然就能散发出来的东西。我们所要做的，一方面是支持已拥有这样爱的人，不要让发光者选择黯淡；另一方面，是呼唤出更多人身上这种爱的气质，用生命点燃生命。这，不是人性本身，而是你所认识到的人性，也是我所认识到的人性。一种人人只过度关注自己，只关注利益，而不关注身边的世界，不关注人类生存的境遇的状态，是非常可悲的。

**倪亮：**对，所以我觉得你对人性有着过高的期许，过高的要求。对于现实，我觉得现实的状况可能比较低，人性正是满足自己。但是没有低到为了满足自己而去逃税漏税的地步，可能这个模糊的界限比较难以分清。我不认为你所说的状态是可悲的。也许，是。也许，为什么这是可悲的呢？总有你们这样一些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的人存在。但是我认为群众的大部分是没有温情，没有爱的，是你所谓“自私、可怜”的，但是世界仍然会变得和谐。

**倪胜奇：**难道你不关注街头的新闻吗？不关注纳粹吗？不关注强拆吗？你既然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为何还关心这些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事情呢？世界根本不再仍然和谐，我们当有这样的危机感：人类的生存境遇是否在恶化？就拿环保来说，难道环境问题和我们人类无关吗？但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里，破坏环境完全可以是实现利益的一种途径。

**倪亮：**我关注，因为我怕我也会遭遇这样的命运。我看到别人的命运，而没有同情心。只管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说的就是我的心态。

**倪胜奇：**你真的没有一丝一毫同情和怜悯吗？你再问问自己的内心。难道你的眼泪只为自己的悲惨而流？

**倪亮：**当然，这些只是我模拟一个利己主义者（注：或作“功利”者）而说出来的一些语气，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一点点你所说的人性的。我看到别人的悲惨，我会惊叹：“啊，这么惨？”但是……我的同情，也许有吧……又有什么用呢？你说得对，但我还是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世界的大部分构成，亘古至今，我相信，未来也是。

**倪胜奇：**不，这种同情心恰恰是有用的。只要你有这种同情心，基于这种同情和悲悯，你会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忧患意识，从而延伸到同一片天空下的别人，你会开始学会去关怀他人。因为这样的一种制度如果不改变，落在别人头上的厄运同样也可能落在你的头上，所以，你当尝试去改变那些制度的不合理之处。

**倪胜奇：**我想今天的讨论也就得出一个结论了吧，说到底，你是抱着一种：“存在，就是合理”的心态，而我，更倾向于去“改变现实一点，推动人类一点”，

这就是你我所存的**最大不同**吧。

**(第一章 完)**